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后汉历史演义

(五)

〔民国〕蔡东藩著

## 目摇摇录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第六十九回 | 骂逆贼节妇留名<br>遵密嘱美人弄技   | 员 |
| 第七十回  |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<br>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| 员 |
| 第七十一回 | 攻濮阳曹操败还<br>失幽州刘虞縶戮   | 员 |
| 第七十二回 | 糜竺陈登双劝驾<br>李傕郭汜两交兵   | 员 |
| 第七十三回 | 御躄蒙尘沿途遇寇<br>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| 员 |
| 第七十四回 |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<br>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| 员 |
| 第七十五回 | 略横江奋迹兴师<br>下宛城痴情猎艳   | 员 |
| 第七十六回 | 策十胜郭嘉申议<br>劝再进贾诩善谋   | 员 |
| 第七十七回 | 愎谏招尤吕布殒命<br>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| 员 |
| 第七十八回 |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<br>害国戚勒毙董贵妃 | 员 |
| 第七十九回 |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<br>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| 员 |

第八十回	摇	焚乌巢曹操屡施谋 奔荆州刘备再避难	.....	员
第八十一回	摇	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	.....	员
第八十二回	摇	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	.....	员
第八十三回	摇	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	.....	员
第八十四回	摇	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	.....	员
第八十五回	摇	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笺壮年悲短命	.....	员

## 第六十九回 摇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

摇摇却说公孙瓒部下的骁将，姓赵名云，表字子龙，乃是常山郡真定人氏。本属冀州管辖，袁绍据住冀州，士多趋附，独云往依公孙瓒。瓒且喜且嘲道：“闻贵州人多愿从袁氏，君独何心，乃来依我？”云答说道：“天下汹汹，未知孰是，百姓方苦倒悬。但得仁政所在，便当依托，正不必计及远近呢！”瓒闻言大悦，留居麾下，款待颇优。嗣云见瓒行同市井，不足图成，也自悔进身太急，凑巧来了刘备，气谊相投，遂与结好，就是关、张两人，亦视为知己，常相往来。至备赴平原，邀云同行，且代白瓒前，乞云为助，瓒允如所请，备与云即同赴平原去了。袁绍闻瓒军来攻，郡邑多叛，已有戒心，又恐他约同袁术，南北并举，更不可当，乃遣使至荆州，说通刺史刘表，使他牵制南阳，免得双方夹攻。表字景升，籍隶高平，少有才名，列入八俊。灵帝末年，曾为北军中侯，至荆州刺史王睿为孙坚所杀，坚向西行，表奉诏为荆州刺史，乘虚入城，略定江表，因通使袁绍，愿合兵讨卓，出屯襄阳，作为后应。后来绍赴冀州，表终按兵不发，惟与绍仍使命不绝，绍因此托他防术。术也恐为表所袭，致书孙坚，令攻荆州，坚即进兵往攻。表遣部将黄祖逆战，被坚杀得大败亏输，奔还襄阳，坚驱兵大进，竟将襄阳城围住。表夜遣黄祖等出袭坚营，坚当先迎敌，亲斩敌兵百余人，程普、韩当等挥军继进，杀获甚多，黄祖不获回城，却引了残骑数百，窜入岷山。坚恃勇径进，驰至山下，见黄祖等已进山坳，尚不肯住马，猛力赶上，后军尾随不及，只有轻骑数十人，与坚同行。黄祖遁匿林间，从月光下望见坚马，便令骑将吕公等，弯

弓射坚，杂以巨石，坚尚用槊拨箭，且拨且进，不料顶上来一巨石，不及闪避，竟被压下，一声怪响，脑浆迸流，死于非命，年止三十七岁。坚已惨死，黄祖等即涌出林外，把坚骑一律杀尽，舁去坚尸，下山驰回。程普、韩当等正率军寻坚，不料城中亦出蒯越、蔡瑁等人，来援黄祖，两下里争杀一场，互有死伤。黄祖、蒯越、蔡瑁竟合兵自去，程普、韩当再到岷山中寻视，只有各骑兵尸首，独不见有孙坚，料知凶多吉少，还营休息。未几天明，襄阳城上，已将坚首悬出，吓得程普诸人，没法摆布，还是孝廉桓楷，与表相识，自愿入城请尸，费了一番唇舌，得将坚尸首领回，归葬曲阿，程普等亦皆退归，下文再表。

且说袁绍既南连刘表，牵制袁术，遂督领全军，出拒公孙瓒。行至界桥，正与瓒军相遇，瓒众约三万人，列成方阵，又分突骑万匹，为左右翼，军容甚盛。绍令部将麴义，领精兵八百人，左挟楯，右挟弓，作为前驱。瓒见来军寥寥，纵骑冲击。义令军士用楯为蔽，屹立不动，待至瓒军将近，将楯撇开，弯弓竞射，呼声动地，瓒军多被射倒，自然退却。义麾军猛进，兜头碰着严纲，正是瓒所新命的冀州刺史，两马并交，被义舞动大刀，劈落马下。绍将颜良、文丑，俱是有名的猛将，望见义前驱得胜，怎肯落后？当即拍马继进，双槊并举，搅入瓒阵，钩倒帅旗，瓒军大乱，纷纷遁去。绍在后尚有数里，闻瓒军已溃，料无他虑，乐得下马暂憩，只有亲兵数百骑随着，不防瓒引步卒二千人，从间道抄至面前，将绍围住，矢如雨下。绍有别驾田丰，时在绍侧，欲扶绍入短墙中，暂避敌锋，绍脱盔投地道：“大丈夫当向前斗死，怎得入墙内偷生呢？”说着，也麾军对射，与瓒相持。可巧麴义亦还军相救，将瓒击退，瓒始引去。既而瓒复出兵龙渚，与绍再战，又复失利，乃退还蓟城，不复亲出。

那时穷凶极恶的董卓,却早已安安稳稳地到了长安,在陕公卿,统已出城恭候,拜迎车下。先是左将军皇甫嵩屯兵扶风,与京兆尹盖勋共谋讨卓。卓预先防备,征嵩为城门校尉,勋为议郎。嵩长史梁衍,劝嵩不必就征,嵩惧卓势盛,未敢违抗,乃入都就职,勋不能独立,也只可应征还都。嗣嵩任御史中丞,勋迁任越骑校尉,并扈蹕西迁,履任逾年,闻得董卓将至,不能不随同百官,共出迎卓。卓与嵩积有微嫌,见嵩亦拜谒车前,禁不住志得意骄,呼嵩表字道:“义真可服我否?”嵩惭谢道:“凡夫肉眼,但顾目前,不图明公竟得至此!”卓捻髯说道:“鸿鹄本有远志,燕雀怎能知晓?”嵩又答道:“嵩与明公皆为鸿鹄,只明公今日变成凤凰,怪不得鸿鹄落后呢?”卓乃对嵩一笑,总算释嫌。惟与卫尉张温,结恨如故,一入长安,便诬温交通袁术,拘系狱中。且胁朝廷下诏,加官太师,位在诸侯王上,车服僭侈,不亚乘舆,进弟旻为右将军,兼封鄠侯;况子璜为侍中,领中军校尉,并典兵事,外如宗族亲戚,多居显要,子孙虽在髻齿,俱得拜爵,男受侯封,女号邑君。会闻孙坚战死岷山,更以为大患已除,无人敢侮,乃在长安城东隅,择一隙地,构造大厦,作为太师邸第;再至郿县依山筑垒,迭石为城,内造宫室府库,积谷可支三十年,号为郿坞,亦称万岁坞。自云事成,当雄据天下,万一不成,退守坞中,也足娱老。

卓生平本来好色,至老益淫,特派亲吏四出,采选民间少女八百人,入居坞中,尚有九十岁的老母,与一班妻妾子孙,悉数迁入坞内,坐享奢华。此外金玉珍宝,锦绣绮罗,逐日运积,不可胜数。故度辽将军皇甫规去世有年,遗有寡妇孤儿,还居安定原籍。规元配早卒,继妻颇有才名,工草书,善属文,又生得天然秀媚,历久未衰。不知何人报知董卓,令卓艳羨异常,

遽用箠辘百乘,马二十匹,奴婢钱帛,充途塞道,往聘规妻。规妻毅然拒绝,不愿就聘。卓怎肯罢休?再三催逼,先啖重利,继迫淫威,规妻自知不免,索性毁容易服,自诣卓门,长跪陈情,词甚凄切。卓出视规妻,虽是黯淡无华,仍然姿容未减,一双色眼,惹起淫魔,恨不即刻搂来,与同欢乐。当下开言劝解,说出许多好处,使她心动。偏规妻不肯从命,任卓舌吐莲花,只是峻颜相拒,顿时惹动卓怒,令左右拔刀围住,且与语道:“孤令出必行,四海风靡,难道汝一妇人,敢不相从么?”规妻听了,突然起立,指卓叱骂道:“汝本羌胡遗种,毒竄天下,尚以为未足么?我先人清德奕世,皇甫氏文武上才,为汉忠臣,岂若汝人面兽心,行同狗彘?汝死在旦夕,还敢向汝君夫人前,欲行非礼,真正妄想!我若怕汝,也不敢前来了!”卓被她一骂,无名火高起三丈,即使左右揪住规妻发髻,系住车轭,横加鞭撻。规妻顾语道:“何不从重下手,速死为惠?”俄顷气绝,弃尸野外,当有人悯她贞节,私为殡葬,后世绘成图像,号为礼宗。卓尚余恨未消,无从排解,因特赴絳坞消遣,出都启行。絳坞与长安相隔,约二百六十里,亦须三五日可到。卓临行时,百官俱至横门外饯别,设帐置筵,备极丰腆,饮至半酣,适有北地降卒数百人,前来报到,卓即号令卫士,把降卒为下酒物,先截舌,次斩手足,又次凿眼目,再用大镬烹煮,呼号声震彻都门。座中与宴诸官僚,吓得魂不附体,或至战栗失箸,卓独当筵大嚼,谈笑自如。忽又记起卫尉张温在狱未死,竟命吕布诣狱提温,将他笞死市曹,然后起座撤席,向司徒王允拱手,嘱托朝事,登车自去。允字子师,为太原祁县人,尝与同郡人郭泰友善,泰许允为王佐才;后以军吏进阶,出刺豫州,与左中郎将皇甫嵩,右中郎将朱俊等,剿抚黄巾贼党,立有巨勋,嗣

为权阉所陷，下狱遇赦，起为从事中郎，转河南尹，寻且入拜太仆，代杨彪为司空。董卓迁都关中，允悉收聚兰台、石室诸书，随驾入关，故经籍具存，不致被毁。时卓尚留住洛阳，朝政大小，委允主持，允亦曲意取容，事多白卓，卓因结为密友，无嫌无疑。其实允是买动卓心，好教卓不复加防，暗地里得设法图卓。前太尉黄琬，复为司隶校尉，与允同志，还有尚书郑泰，也尝朝夕过从，决定密谋，表请护羌校尉杨瓚，行左将军事，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，并率兵出武关，托名往攻袁术，乘间取卓，然后奉驾还洛，仍复旧都。哪知卓却刁猾得很，不准举兵，遂致允计无成，允乃荐瓚为尚书，瑞为仆射，引作臂助，徐为后图。会河南尹朱俊，移守洛阳，潜与山东诸将交通，东出中牟，移书州郡，招兵讨卓。徐州刺史陶谦，遣兵助俊，推俊行车骑将军事，他郡亦稍有资给。允在内闻警，亟遣使至俊坞，报知董卓，卓即日入朝，允欲使杨瓚等出征，又复为卓所疑，只调亲将李槃、郭汜等，领兵拒俊。允尚望俊杀败俊汜，乘胜入关，自己可作内应，偏偏不如所料，俊竟败退，卓得大安。司空荀爽本意亦欲除卓，未遂而歿。从孙荀攸少有智略，入拜黄门侍郎，潜与尚书郑泰、长史何颯、侍中神辑等，同刺卓，就是允亦曾预闻，事机将成，又被卓略悉风声，收系颯攸，颯忧愤自杀，攸却无惧色，在狱仍言论自如，卓查无实据，故得缓刑。惟郑泰却逃出关外，东奔袁术，术举泰为扬州刺史，泰就道得病，竟致暴亡，图卓事又致失败。允日思除奸，历久不能得志，累得形神憔悴，眠食彷徨，幸喜卓只疑他人，未曾疑到自己身上，还好留待时机，再行设策。卓见允面色削瘠，总道是为己分劳，格外体恤，表封允为温侯，食邑五千户，允固辞不受。仆射士孙瑞进言道：‘执谦守约，须依时宜，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，乃

欲独崇高节，怎得称为和光呢？”允闻言感悟，乃受封二千户，并至卓府中称道。卓很自喜慰，又欲自号尚父，问诸左中郎将蔡邕。邕劝阻道：“昔周武受命，太公为师，辅佐周室，翦除暴商，故尊为尚父，今明公功德，非不巍巍，但欲比诸尚父，还当少待，宜俟关东平定，车驾仍还旧京，庶几名足称实，无人非议了！”卓乃罢议。会遇夏季地震，卓又向邕咨询，邕复答说道：“地震乃阴盛侵阳，臣下逾制的现象，公平时所乘青盖车，远近以为非宜，宜从简省！”卓亦依邕议，改乘皂盖车，但卓甚刚愎，邕恐因言取祸，常欲避去，卒因无路可奔，延宕了一两年。初平三年春季，淫雨至六十余日，尚未晴霁，司徒王允与士孙瑞、杨瓚等，登台祈晴，觑着一息空隙，再提前谋。瑞进说道：“自从岁暮至今，太阳不照，霖雨积旬，昼阴夜阳，雾气交侵，此时若不除奸，后患无穷。愿公速图，毋再迟延！”允点头会意，回到府中，踌躇多时，只有从董卓义子吕布着手，方好进步。乃取家藏珠宝馈送吕布，布当然拜谢，嗣是互相往来，结成好友。允又想到少年心性，一喜财，二喜色，有了财物作饵，还须得一美人儿，献示殷勤，才可笼络吕布。主见已定，随时物色，可巧有一歌妓貂蝉，秀外慧中，非常伶俐，允即召入府中，厚意接待，视若己女。好容易已有数月，貂蝉感念允恩，阴图报答，见允常皱眉不乐，欲言不言，因乘左右无人的时候，向允探问。允正欲与她言明，便引到密室，与谈密谋，貂蝉慨然道：“贱妾蒙大人厚恩，恨无以报，今既有此谋，就将贱妾献与吕布，叫他刺杀董卓便了！”允复叹道：“布与卓情同父子，岂肯为汝一言，便去行刺？事若不成，我王氏且灭门了！”貂蝉听了，也不禁沉吟。允徐徐说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可以使布杀卓，但未知汝能照行否？”貂蝉应声道：“愿听尊命，虽死不辞！”允

乃附耳与语,说明如此如此,惹得那貂蝉花容,忽红忽白,待至说毕,方毅然答道:“果与国家有益,贱妾亦何惜一身?谨从钧命便了!”允又恐她轻自泄谋,再三叮嘱,经貂蝉对天设誓,才向貂蝉下拜。貂蝉惊伏地上,待允起身,方才告退。越日即由允特设盛筵,邀布夜宴,酒至数巡,即召貂蝉侍席,貂蝉满身艳装,冉冉出来,行同拂柳,翩若惊鸿,到了吕布座前,先道万福,然后轻抬玉手,提壶代斟。布见她一双柔荑,已是消魂,再睁眼看那芳容,真个国色天姿,见所未见,更厉害的是秋波一动,竟把那吕奉先的灵魂儿,摄了过去,待听到了王允语音,有“将军请酒”四字,方觉似梦初醒,魂返躯壳。饮过一杯,又是一杯,接连是两三杯,统觉是沁人心脾,迥异寻常。允再令貂蝉歌舞侑觞,貂蝉振娇喉,运轻躯,曼声度曲,长袖生姿,尤引得吕布耳眩目迷,心神俱醉。铿然一声,歌罢舞歇,竟至布座前告辞,凝眸一笑,返身即去。布目送归踪,尚是痴望,好一歇方顾问王允道:“此女何人?”允答言义女貂蝉。布又问及曾否字人,允又答言未字,布尚赞不绝口。允竟直说道:“将军如不嫌鄙陋,谨当使侍中栲!”布跃起道:“司徒公是否真言?”允微笑道:“淑女当配英雄,英雄莫如将军,还恐小女无才,不合尊意,怎得说是虚言呢?”布倒身下拜道:“果承司徒公见赐,恩德无量,誓当图报!”允即与约定吉期,然后送女,布喜悦而去。

过了两三日,允伺布外出,请卓过宴。卓盛驾赴约,由允朝服出迎,大排筵席,水陆毕陈。卓高坐正位,允在旁相陪,且饮且谈,说了许多谀词,哄动卓意,俟卓已微醺,仍令貂蝉出堂歌舞,脆生生的歌喉,娇怯怯的舞态,倾倒一时。卓本是个色鬼,见了这般好女郎,怎不心爱?便问及此女来历,允直称歌

妓,不言义女。卓赞美道:“这真可谓绝无仅有了!”允即答道:“既蒙太师见赏,便当上献?”卓不禁大喜,待至酒阑席散,便命貂蝉随卓同去。嗣为吕布所知,跑至王允府中,责允负约,允却佯说道:“太师谓允有义女,配与将军,特亲来接取,允怎敢推阻?只好使小女随行,想是太师看重将军,故有此举,将军奈何怪允?且去问明太师,与小女结婚便了!”布似信非信,返入太师府中,探听下落,那心上人竟被董卓占住,布怒气填胸,复去问允。允尚劝解道:“这恐是府中人误传,太师望重一时,怎肯奸占子妇?莫非因吉期未到,因此迟留,请将军再去探明为是。”布是个有勇无谋的人物,听了允言,又回去探问。可巧董卓入朝,便大踏步入凤仪亭,正与貂蝉相遇。貂蝉见了吕布,便泪下如丝,哽咽不止。布看她泪容满面,好似带雨梨花,复惹动一副情肠,替她拭泪。貂蝉且泣且语道:“将军休污贵手,妾身已为太师所占,只望得见将军一面,死也甘心。今幸如妾愿,从此永诀!妾为王司徒义女,许侍将军箕帚,生平愿足,不意堕入诈谋,被人强占,此身已污,不能再事将军,罢!罢!”说到第二个罢字,竟撩起衣裾望荷花池内便跳。布忙抢前一步,抱住纤腰,曲意温存。貂蝉若迎若拒,似讽似嘲,急得布罚起咒来,非取貂蝉,誓不为人。正絮语间,突有一人趋入,声如牛吼,布转身一看,不是别人,正是那义父董卓,慌忙向外逃走。卓顺手取得一戟,挺矛刺布,布手快脚快,把戟格开,飞步跑出,卓身肥行慢,追赶不上,乃用戟掷布,布已走远,戟亦不及。卓怒责貂蝉,又被貂蝉花言巧语,说是布来调戏,亏得太师救了性命,卓为色所迷,由她哄骗过去。布却趋至司徒府中,一五一十,告如王允。允低头佯叹,仰面佯视,说出几句抑扬反复的话儿,挑动布怒,竟致拍案

大呼,拟杀老贼。继以转念道:“若非关系父子,布即当前住!”允微笑道:“太师姓董,将军姓吕,本非骨肉,掷戟时岂尚有父子情么?”这数语提醒吕布,奋身欲行,即想去杀董卓。还是允把他拦住,与他耳语多时,布一一应允,定约而去。小子有诗咏道:

帷中敌国笑中刀,纤手能将贼命操。  
虽是司徒施巧计,论功首属女英豪。

欲知如何诛卓,容待下回表明。

本回标目,以两妇为总纲,皇甫妻固烈妇也,拚生骂贼,足愧须眉;若貂蝉者,其亦一奇女子乎?司徒王允,累谋无成,乃遣一无拳无勇之貂蝉,以声色为戈矛,反能制元凶之死命,红粉英雄,真可畏哉!或谓妇女以贞节为大防,如皇甫妻之宁死不辱,方为全节,彼貂蝉既受污于董卓,又失身于吕布,大节一亏,虽有他长,亦不足取。庸詎知为一身计,则道在守贞,为一国计,则道在通变,普天下之忠臣义士,猛将谋夫,不能除一董卓,而貂蝉独能除之,此岂尚得以迂拘之见,蔑视彼姝乎?或谓貂蝉为他人所捏造,故不见史传,然观唐李贺《吕将军歌》云:“纓纓银盘摇白马,傅粉女郎大旗下。”可见当时必有其人。貂蝉!貂蝉!吾爱之重之!

##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第七十回 摇摇多财取祸殃及全家

摇摇却说初平三年，献帝有疾，好多日不能起床，至孟夏四月，帝疾已瘥，乃拟亲御未央殿，召见群臣。太师董卓，也预备入朝，先一日号召卫士临时保护，复令吕布随行。布趋入见卓，卓恐他记念前嫌，好言抚慰，布亦谢过不遑，唯唯受教。是夕有十数小儿，立城东作歌道：“千里草，何青青？十日卜，不得生！”当有人传报董卓，卓不以为意。次日清晨，甲士毕集，布亦全身甲冑，手持画戟，守候门前。骑都尉李肃，带领勇士秦谊、陈卫、李黑等，入内请命，布与肃打了一个照面，以目示意，肃早已会意，匆匆径入，未几复出语布道：“太师令肃等前驱，肃在北掖门内，恭候驾到便了！”布向肃点首，肃即驰去。原来布与肃为同郡人，前次说布归卓，未得重赏，不免怏怏，惟与布交好如故，布因引做帮手，同谋诛卓。及肃既前去，又阅多时，这位恶贯满盈的董太师，内穿铁甲，外罩朝服，大摇大摆，缓步出来，登车安辔，驱马进行，两旁兵士，夹道如墙。吕布跨上赤兔马，紧紧随着，忽前面有一道人，执着长竿，缚布一方，两头书一“口”字，连呼：“布！”“布！”卓从车中望见，叱问为谁，声尚未绝，已由卫士驱去道人。卓虽觉诧异，但以为陈兵夹护，自府中直至阙下，防卫周匝，谅无他虞，乃放胆再进。将至北掖门前，马忽停住，昂首长嘶，卓至此不禁怀疑，回语吕布，意欲折回，布答应道：“已至阙前，势难再返，倘有意外，有儿在此，还怕什么？”说着，即下马扶轮，直入北掖门。卫兵多在门外站住，只布驱车急进，蓦见李肃突出门旁，觑准卓胸，持戟直搦，谁料卓裹甲在身，格不相入，肃连忙移刺卓项，卓用臂

一遮,腕上受伤,堕倒车上,大呼吕布何在。布在后厉声道:“有诏讨贼!”卓怒骂道:“庸狗也敢出此么?”道言未绝,布戟已刺入咽喉,李肃又复抢前一刀,枭取首级。布即从怀中取出诏书,向众宣读,无非说是卓为大逆,应该诛夷,余皆不问。内外吏士,仍站立不动,齐呼万岁。看官道诏书何来?乃是尚书士孙瑞,早已缮就此诏,密授与布,布得临时取出,宣告大众;大众都怨卓残暴,无人怜惜,所以视死不救,反共欢呼。还有一班百姓,恨卓切骨,闻得卓已伏诛,交相庆贺,舞蹈通衢。司徒王允,喜如所望,即使吕布回抄卓家;又令御中皇甫嵩,率兵往屠绾坞。布跨马急去,驰入太师府内,所有董氏姬妾,一概杀死,单剩一个美人儿貂蝉,载回私第。皇甫嵩到了绾坞,攻入坞门,先将董昱、董璜剁毙,再领兵杀将进去,遇着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妪,携杖哀诉道:“乞恕我死!”嵩定睛一瞧,乃是卓母,便赏她一刀,分作二段。他如董氏亲属,不分男女老幼,尽行处斩,只所藏良家妇女,一体释放。再将库中搜查,得黄金二三万斤,银八九万斤,珍奇罗纨,积如丘山,当由嵩指挥兵士,一古脑儿搬入都中。时已天暮,见市中有尸横路,脂膏涂地,尸脐中用火燃着,光明如昼,嵩惊异得很,问明守尸小吏,才知是贼臣董卓的遗骸。先是袁隗等为卓所害,埋尸青城门外,至卓造绾坞,恐尸骨为他人所盗,复搬至坞中;卓既诛灭,袁氏门生故吏,得往坞中拾骨收葬,且将董氏亲属的尸骸,取至袁氏墓前,焚骨扬灰,不使再遗。

献帝命司徒王允录尚书事,进吕布为奋威将军,加封温侯,共秉朝政。允再查究董氏党羽,或黜或诛。左中郎将蔡邕,在座兴嗟,为允所闻,便勃然怒叱道:“董卓逆贼,几亡汉室,今日伏诛,普天称庆,君为王臣,乃顾念私恩,反增伤痛,岂

不是同为逆党么？”邕起谢道：“邕虽不忠，颇闻大义，怎肯背国向卓？但卓族骍诛，并及僚属，一时生感，遂致叹惜，自知过误，还乞见原！倘得黔首刎足，俾得续成《汉史》，皆出公惠，邕亦得稍赎愆尤。”允闻言益怒，竟令左右系邕下狱，众官为邕救解，皆不见从。太尉马日夔亦谏允道：“伯喈旷世逸才，多识汉事，当令续成《汉史》为一代大典，今坐罪尚微，若遽处死刑，恐失人望。”允摇首道：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，留传后世，今国祚中衰，四郊多垒，若再使佞臣伴侍幼主，执笔舞文，不但无补圣德，并使我辈亦蒙讪议，我所以不便轻恕哩！”日夔退语同僚道：“王公恐将无后呢！善人足为国纪，制作乃是国典，今欲灭纪纲，废典章，怎能长久？眼见是为祸不远了！”允竟囑令狱吏，将邕逼死狱中。是时卓婿牛辅方移兵陕州，防御朱俊，校尉李槃、郭汜、张济等，击败槃军，大掠陈留、颍水诸县，所过为墟。吕布使骑都尉李肃先讨牛辅，辅出兵与战，将肃杀败，肃竟遁还。布怒责道：“汝如何挫我锐气？敢当何罪！”肃因诛卓有功，仍不得迁官，亦怀怨望，免不得反唇相讥，布怎肯忍受？竟命左右推肃出辕，枭首军门，遂欲亲往击辅。辅素惮布勇，阴有戒心，手下兵士，亦皆惶惧，一夕数惊。辅知不可留，收拾金宝，带得家奴胡赤儿等数人，弃营夜走。赤儿贪辅财物，竟将辅刺死，献首长安。布既得辅首，复商诸王允，拟传诏河南，尽诛李槃、郭汜诸将，允恍然道：“此辈未尝有罪，不宜尽诛！”布又请将董卓私财，颁赐公卿将校，允又不从。允与布虽同执朝政，但看布是一介武夫，未娴文事，所以国家政事，往往独断独行，不与布商。布又意气自矜，未肯相下，遂致两人生隙，意见不同。允与仆射士孙瑞商议，拟下诏赦卓部曲，继复自忖道：“彼既党逆，不应轻赦，且俟将

来再说。”嗣又欲悉罢李、郭等军，或劝允委任皇甫嵩出统各部，俾镇陕州，允亦迟疑不决。李槃、郭汜等部兵，俱系凉州丁壮，当时有讹言传出，谓朝廷将尽诛凉州人，李、郭、张三将，互相告语道：“蔡伯喈为董公亲厚，尚且坐罪。今我等既不见赦，复欲使我解兵，今日兵解，明日即尽被鱼肉了！”当下议定一法，使人诣长安求赦，允仍不许，槃等益惧，不知所为，意欲各自解散，逃归乡里。讨虏校尉贾诩，本在牛辅麾下，辅死后，奔投槃军，因即献议道：“诸军若弃军东走，一亭长便足缚君，不如相率西进，攻扑长安，为董公报仇，事得幸成，奉国家以正天下，否则走亦不迟。”等遂传谕部曲道：“京师不下赦文，我等总难免一死，今欲死中求生，计惟力攻长安，战胜可得天下，不胜当抄掠三辅，夺取妇女财物，西归故乡，尚可延命。”大众听着，应声如雷，随即一拥齐出，倍道西行。王允闻警，召入凉州弁目胡文才、杨整修二人，忿然与语道：“关东鼠子，果欲何为？卿等可呼与同来，听我发落！”胡杨虽受命东往，心下很是不平，到了縶等营内，反言允布异心，劝他急进，槃等沿路收兵，所有牛辅部下诸散卒，悉数趋附，还有董卓旧将樊稠、李蒙等，亦同时会合，数约十余万人，直抵长安。吕布登城拒守，相持八日，部下有蜀兵生变，潜开城门，纳入外兵，槃等纵兵四掠，阖城鼎沸，吕布仗戟与战，自辰至午，虽得刺死多人，怎奈乱兵甚众，并且拚死进来，前仆后继，越战越勇，布亦禁遏不住，部兵又多散去，不得已杀开血路，出走青琐门，使人招王允同奔。允长叹道：“若蒙社稷威灵，得安国家，乃允所素愿，万一无成，允惟有一死以谢。主上幼冲，所恃惟允，临难苟免，允不忍为，请为允传语关东诸公，努力国家，易危为安，允死亦瞑目了！”布乃将卓头悬诸马下，带领残骑数百人，东出武关，投

奔袁术去了。

槃等逐走吕布，遂率众围攻宫门，卫尉种拂愤然道：“为国大臣，不能禁暴御侮，反使乱徒白刃向宫，去将安往？”说着，即带着卫士，出宫力战。终因寡不敌众，受创捐躯。槃与汜突入南掖门，杀死太仆鲁旭、大鸿胪周奂、城门校尉崔烈、越骑校尉王颀，此外吏民约死万人。王允扶献帝上宣平门楼，俯瞰外兵，几如排墙相似，势甚汹汹。献帝尚有主宰，呼语槃等道：“卿等放兵纵横，究怀何意？”槃等望见帝容，还算尽礼，即伏地叩头道：“董卓为陛下尽忠，乃为吕布所杀，臣等前来，系是替卓报仇，非敢图逆；待事毕以后，当自诣廷尉受罪！”献帝又说道：“布已出走，卿等如欲执布，尽可往追，奈何围攻宫门？”槃等又答道：“司徒王允与布同谋，请陛下遣允出来，由臣等面问底细！”允得闻此言，拚生下楼，出语槃等道：“王允在此，汝曹有何话说。”槃等皆起指斥王允道：“太师何罪，被汝害死？”允张目道：“董卓罪不胜诛，长安士民，一闻卓死，无不称庆，汝等独不闻么？”槃等复驳说道：“太师就使有罪，与我等无干，何故不肯赦免？”允复叱道：“汝等党逆害民，怎得说是无罪？即如今日称兵犯阙，岂非大逆？尚有何说？”槃等不和多言，竟挥兵将允拥去，且逼献帝大赦天下，并自署官职，表请除授。献帝不得已，颁下赦书，授槃为扬武将军，汜为扬烈将军，樊稠、张济等皆为中郎将。槃既得志，遂收司隶校尉黄琬，与王允并系狱中；复召左冯翊宋翼，右扶风王弘，入朝听命。翼弘皆太原人，与允同郡，允使镇三辅，倚为外援，弘不愿应召，遣使语宋翼道：“李槃、郭汜，因我二人在外，故尚未害王公，若今日就征，明日俱族，计将安出？”翼答道：“祸福原是难料，但朝命亦究不可违。”弘使又语翼道：“山东兵起，无非